

癡山集卷之四

臨川陳孝逸少游著

論

隋論

世皆曰亡隋者煬也煬不自厭其天下神堯之胄不得無故而
代其君君子曰隋之亡亦亡於文帝爾蓋文之亡隋也亡乎其
不知人夫開拓之皇王其所以寄繼世之興衰者得人而已矣
所爲得人者何嗣子也大臣也青宮得則萬年之基定顧命得
則守成之后不可以爲非萬年之基定而國不亡守成之后不
可以爲非國卽頓而不至於亡文帝一注意嗣子而獲楊廣一
注意大臣而獲楊素一獲楊素而天下事去矣蓋廣矯情飾行
虛誣鼓讒姬妾戕體亂序其不肯之心以故禍及嗣子



曰夫帝能獨父勇乎廡內顧而獨孤后寵焉外顧而
自是左扶后右扶素睥睨東宮勢不篡其兄不止而觀地伐始
不容一旨安乎嫡家之地而諧乎父母昆弟之間嗟乎廣也者
素賢之后賢之帝亦如素如后而賢之而素也者廣腹心焉后
腹心焉帝又如廣如后而腹心焉合兩節而觀帝爲知人歟爲
不知人歟古之知子者亡若堯舜知臣者亡若湯故朱均生於
聖而不能坐論啓成王之緒伊尹放其主矣而不敢有負股之
先文旣不知以朱均之道相廣而以孝弟名其諱逆又誤以阿
衡之品視素而以付託之任望之奸雄以一姦雄之大臣侶一
諂逆之嗣子而朝莫圖乎其陰而覘乎危病之側而又露其惡
於陳夫人與防擬之書帝於是不得不弑煬於是不得不繼隋
於是不得不滅然則謂文不亡隋而隋非以文亡也可乎吾故
曰隋之亡亡於文帝文之亡隋亡乎其不知人也嗚呼置嗣子
擇大臣其可無識哉從來開勦之皇王有兩得於嗣子大臣者
禹也武王也得於大臣失於嗣子者唐太宗也兩失於嗣子大
臣者秦始皇也晉武也隋文也故亥與李斯比而秦宗感惠與楊
駿比而晉室亂煬與楊素止而隋祚終焉

秦始皇論

語有之曰明刑之數盡而殃禍復其身夫明刑之數盡而殃禍
復其身則雖雄悍兇敢之人莫不有所怖感愧悔自危於其心
於是乞諸不可干之天地以貴愆告諸不可知之鬼神以雪過
往往有然當始皇之時其民呻吟痛苦而其君莫恤也及併一
海內六王之各載有功之豪杰無罪之編氓盡以填虎狼吞
而不足盡處天下之勢仍以一國之法治之天下既定

寒山集卷之四

臨川陳孝逸少游著

論

隋論

世皆曰亡隋者煬也煬不自厭其天下神堯之胄不得無故而
代其君君子曰隋之亡亦亡於文帝爾蓋文之亡隋也亡乎其
不知人夫開拓之皇王其所以寄繼世之興衰者得人而已矣
所爲得人者何嗣子也大臣也青宮得則萬年之基定顧命得
則守成之后不可以爲非萬年之基定而國不亡守成之后不
可以爲非國卽頓而不至於亡文帝一注意嗣子而獲楊廣一
注意大臣而獲楊素一獲楊素而天下事去矣蓋廣矯情飾
塵鍾鼓隱姬妾戕體胤晦其不肖之心以眩獨孤獨孤欲不

刃矣帝能獨父勇乎廡內顧而獨孤后寵焉外顧而楊素謀焉
自是左扶后右扶素睥睨東宮勢不篡其兄不止而覲地伐始
不容一旨安乎嫡家之地而諧乎父母昆弟之間嗟乎廣也者
素賢之后賢之帝亦如素如后而賢之而素也者廣腹心焉后
腹心焉帝又如廣如后而腹心焉合兩節而觀帝爲知人歟爲
不知人歟古之知子者亡若堯舜知臣者亡若湯故朱均生於
聖而不能坐論啓成王之緒伊尹放其主矣而不敢有負股之
先文旣不知以朱均之道相廣而以孝弟名其諺逆又誤以阿
衡之品視素而以付託之任望之奸雄以一姦雄之大臣侶一
諺逆之嗣子而朝莫圖乎其陰而規乎危病之側而又露其惡
於陳夫人與防擬之書帝於是不得不弑煬於是不得不繼隋
於是不得不滅然則謂文不亡隋而隋非以文亡也可乎吾故
曰隋之亡亡於文帝文之亡隋亡乎其不知人也嗚呼置嗣子
擇大臣其可無識哉從來開創之皇王有兩得於嗣子大臣者
禹也武王也得於大臣失於嗣子者唐太宗也兩失於嗣子大
臣者秦始皇也晉武也隋文也故亥與李斯比而秦宗感惠與楊
駿比而晉室亂煬與楊素止而隋祚終焉

秦始皇論

語有之曰明刑之數盡而殃禍復其身夫明刑之數盡而殃禍
復其身則雖雄悍兇敢之人莫不有所怖慙愧悔自危於其心
於是乞諸不可干之天地以貴愆告諸不可知之鬼神以雪道
往往有然當始皇之時其民呻吟痛苦而其君莫恤也及併一
海內六王之各載有功之豪杰無罪之編氓盡以填虎狼吞噬
而不足盡處天下之勢仍以一國之法治之天下既定始皇乃

東遊郡縣麻梁父北遊邊域使徐市侯生入海島索神山不
死之藥嗚呼此所謂雄悍兇敢之人莫不有所怖慙愧悔自危
於其心也夫樹於忍之所多亡於仁之所罕以操切其民如寇
讐而寇讐其民者之必於禍身始皇豈不了然胸中較春秋暮
矣亦知人之不吾戴亦知天之不義已也人不吾戴則怨悖流
爲呪詛天不義已則怒之加也必人呪於下天怒於上其不待
以長生自予晰矣是故有能昇以不死之道者雖佩天下而往
猶將易之而封禪則媚寵之術將以自厭也冥通有助厥疾尚
瘳云耳且其病平原也使蒙穀禱祀山川皇皇雪過貫愆之意
至於瀕危而未已然則始皇所謂怖慙愧悔者固罕露於沙丘
大漸之日也嗚呼健如始皇亦有所忌憚若此哉吾於是而益
見李斯之罪爲不可赦矣始皇豎暴猶有天地鬼神在其胸中
人惟無所畏而後教誅無所施以畏若此何遽不可從容開導
化忍爲仁斯位極將相權移至上回天無聞長虐有素則惡尤
浮於其君矣父子斷誅不亦宜乎

漢高帝論

昔高祖之入關乘秦之勁也蓋稟約懷王項羽之恆霸業也尊
義帝也而漢之討楚也以羽沒義帝于江中觀其縞素言曰願
從諸侯擊楚之弑義帝者世皆以此賢高祖賢高祖者賢其忠
不忘主也吾以爲高祖意何有於忠忠何有於懷王與羽均惡
焉耳夫懷王孫心卽後之更始盆子等羽叔侄因民憐楚而立
楚後以死謚被生君以義稱作帝號其龔哀微情漢已望而見
之及其行弑以自說羽爲無道漢亦樂矣夫高祖固以懷王爲
餌而灌羽也知羽已肆惡語又專封拜必不能容義帝於長沙

而無故而弑其君足以使天下功臣遺民悲怨而起然則羽之漢誠樂之謂霸王之資在是矣從來勢之相競者惡乎不順不順者燕以令其衆則順者因以乘其會此項羽所以成一人以震海內而驅海內以歸一人耳君子曰義帝江之難漢未之能伸焉苟誠急於討賊則三老未諫胡不投袂而興也董公曰師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此爲兵機非討賊之旨也董蓋度高祖之衷曲如是故爲權謀語以起其意漢然後發聲罪獎率三軍激功臣遺民之憤而鳴項氏所忌之端不然高祖亦坐而已矣斯役也陽若出于尋讐勸王者之所爲而陰實以便其私是以正賊之名于羽以爲說于蒼生安知非羽之勇于弑以蚤成乎漢事其言則以爲義帝也其心則敎豎也存之則彼我俱礙去之則王亡所闢然則江之害於楚乎於漢乎當未可知羽不從容以伺其變而欲速以畔諸侯嗟乎叱咤之雄其思人也乎哉雖然義帝而存漢必有別計使羽殺之矣未幾彭城高會銜杯舞女三年之喪一日之感安在哉故曰均惡

漢武帝論

戾太子旣敗武帝將立鈞弋夫人之子弗陵爲嗣而先賜鈞弋死其意慮鈞弋之爲呂后耳嗚呼揣未然之變而誅無罪之人孰若豫爲防閑地哉所謂防閑者顧命大臣是已夫明主之備禍也不恃禍之爲吾備也而用其不得爲憂也恃禍之爲吾備智有所不能逮用其不得爲憂也禍具而害不存也今朝廷之上霍光焉又有金日磾焉張安世焉可以托六尺矣則鈞弋雖欲爲呂后干預外權專執國柄而上沮于憑几之遺旨下沮

於顧命大臣之不阿其何至於憂漢難者曰呂后之爲卽百光莫與支是又不然而未聞韓魏公之撤簾乎宋仁宗晏駕而嗣主引疾禁中曹太后臨朝兩宮幾殆魏公歸政指顧之間顏色不動上下晏然雖太后賢然重臣屹如山嶽固有以嚴憚女王彈壓旁姦又忠誠所格天日爲昭往往不必然而有然之者安用立子殺母失光明正大之體哉且夫人孰不有母耶以身故使母無以自存孰不有子耶以子故而身見殺然則有子非福也賊也則天子之子將不顧其身榮而爲天子少母者不利其子英且慧矣子不肯不立諸侯王樂子英且慧而不免爲至尊所猜苟爲懼至尊之見猜則必謀所以先事於至尊者以倖求生之路則爲武帝者遂將不測其憂故踵武帝而效其備禍之法者勢足至乎自危無疑也帝慮強胡爲子孫患使大將軍驃騎貳師諸人將兵數十萬逐塞千餘里度幕北斬名王殆與人彘同解豈知乎害出慮表誰爲鐵室者乎及觀元魏時大都效武帝之所爲凡子當儲副法必殺其母至于任身者皆欲賤墮以自免一事之過遂爲萬世毒可不慎哉

豫讓論

甚矣豫生怨於求智伯而刻於待中行與襄子也何者讓於范中行氏未可謂有衆人之報也其在智伯之際不足爲國士而生國士之報更不宜屬之於智伯而當歸之於趙襄子夫賢否之意非所加於君而君臣相驩不得以淺深爲分今有人焉曰必堯若文王而後孝其不逮堯與文也者遂叛而不爲子則孽賤之類不敢任爲天下之人父而聖人亦將有棄於其親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報之吾以爲中行畜讓尚不失乎衆人

之間而生之禮中行於地下曾逆旅之不如何報也且忠臣事其君曷示殊焉而豫以衆人國士岐其念此無異擇父之孝子也豈明王所欲恃哉故曰讓於范中行氏未可謂有衆人之報也既已偷生智伯之廷廉毀行喪乃重媿而輕死義辱於前而樹節於後此惑於抱怨尋讐之私名豈所謂俠士可殺不可羞者邪且讓以國士自號果也則智伯之社誰能屋之將棄其所危而達其所傾安得亡然則讓之爲國士其亦貶矣或曰非讓之不克維亡也而智氏自亡也嗚呼以讓之遇而不能讓智氏之不自亡烏足侈爲國士哉故曰其在智伯之際不足爲國士也生之挾短兵刺襄子也襄子乘之而去之得讓不以爲虜也而反賢其烈藉令襄子如秦皇帝不博浪之索則漸離之烹矣襄子置而不忍殺此其敬讓何如者雖國士何以加焉讓不受其意也然且不懈其怨心夫智伯不必遇讓以國士猶足以感讓於不衰至於屠形骸以塞讐於身後豈襄子之國士讓也而弗動其平恕之衷哉讓誠以國士報人則襄子在是矣吾謂生宜移其事知伯之道以輸之於襄子而可所謂不宜屬之於知伯而當歸之於襄子者此也而讓不能故曰豫生恕於求知伯而刻於待中行與襄子也

聶政論

司馬公之傳聶政也其辭尚矣陳子曰如政者可謂不失夫孝弟節烈者也方其竄跡於鼓刀也朝夕奉甘毳以飴其親雖諸侯之卿相不能餌之彼不敢以身許嚴仲子者不欲危吾母也嗟夫屠沽之兒而知愛其母哉卒以身許俠累而仲子不與也然而爲仲子計則得矣曷爲以身許俠累而仲子不與也政非

有夙惡乎累者而感無怨之讐奮無隙之怒刺手以副其頸項
豈近直哉政於是不列不得政之列所以償俠累爾以身許累
焉而自誌其罪明殺累私也義無所立則政果未肯以身許嚴
仲子矣曷爲爲仲子計則得也蓋越人之都殺人之相又屬其
君肺腑焉其君必大索無疑大索之而罪人必獲罪人獲必辜
磔之以殉此政之深爲仲子慮也刺累足以建義於仲子而不
能代仲子策所以不死猶然籌後之未工爾假韓得以急騎操
仲子將使仲子髡而賣乎使仲子壁而隱乎抑韓懸重金以爲
購則仲子七尺之軀便爲貪人十月所伺政慮焉慮夫仲子不
必生也故處已以必死處已以不可識之死蓋處已以必死處
已以不可識之死而仲子始可以安而無憂而聶政始可以瞑
而無憾者矣故其趣韓之日辭仲子仗劍獨行曰勢不可以多
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先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
子爲難寧不殆哉嗚呼此政所爲自屠其形而戮尸於韓市者
也旣爲仲子報塞怨讐而又欲爲仲子圖免後患慘膚之痛苦
其甘之原政之意不在絕踪以慈其姊也而姊不明弟之深心
至表烈於就命動哀於通國雖仁女子乎然弟政弗達也歎曰
嚴仲子知吾弟姊爲不知弟者矣政所以戮尸屠形者凡以諱
其姓名耳而姊顧號而出之使政曲庇仲子之意幾敗於一言
嗚呼刺客之義又安可逮耶雖然仲子何以得此於深井之士
哉

張巡論

古人有言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犯難蒙患以其道爲未可以
求之也如巡者不然當其起兵真源也不過邑令耳然急疾而

自前雍丘確圍幾欲燬大憊而標徽令之功及守睢陽以死卒
數萬嬰孤墉抗暴張之虜扼吭撫背使不得東南其師此其動
人皆知之人皆能道之或曰巡能如關西男子坐困高歡而走
之乎度不能如孝寬之守玉壁也者宜爲同時之杲卿與履謙
噫巡固以義自督者也不以睢陽之身辱於漁陽之羯對敵數
語何如烈烈顏袁之事人各有能有不能使巡堅守可堅守而
碎腦穴胷可使巡僞降僞降而伺隙取濟不可况橫截兇威扞
保江淮又其扼吭撫背爲唐計半壁者乎彼尹子奇三寇之而
屹然也畧亦弘矣或者謂食人盡民而陷城仁與義兩無受之
嗟嗟鼓角梯衝雄于危城之下而遲援效死欲支餓羸之餘雀
鼠也奴妾也百姓之命也勢無可如何也而賀蘭進明旣觀望
已矣節度鎬抑又不及已矣苟不食人盡民均死者城之陷其
初豈料此乎無識者又曰巡知先之哥舒翰之下彼者之不必
生而義死可以有百世名故爲張介然崔無諛耳此其審巡最
陋矣哥之所爲不巡者羞焉夫巡則不計下彼之不生而始出
於死也倘計下彼之不生而始出於死則受圍以久未破之先
一剄足矣何乃遲俘執後哉睢陽之事當時韓愈柳宗元李翱
諸君已有定論曉然千載何待余拾唾而言之偶有不學小生
妄彈先輩故假數端以荅正爲愚懵解解耳忠臣烈士氣壯山
河誠貫日月而議者嘗刻責無已其真亂賊之心哉

考議

治法考議

丙子北
闡疑程

法者人主所以彌世磨鈍之具也參之以意則亂輔之以精神
則治蓋參之以意則紛更之弊起而典章抑揚不足以定畫一

於臣民輔之以精神而頒於畿甸都鄙之間其子孫苟不狂惑者未嘗不可世世恃之以爲安總之勅造之初之綱之紀厚遺以親賢樂利之休而其易代而久宜君宜王恪遵夫範圍之所不過聰明之所不加不敢上薄其祖先足矣觀夫秦之所以積致富強而危亡且暮其變似已亟者彼始皇帝徒知參之以意爲杜危亡之端而不知危亡之所繇出也是故屏失老成焚棄詩書讐對豪杰虐使儒生墮名城銷鋒鏑舉先王之良法蕩盡無餘而秦亦以不祀此恣意之病也成周之制公旦手定於周禮儀禮與旁著於周官立政者靡不美而愛愛而傳後嗣能修而息之顯相辟侯能敬而守之雖歷千百載豈易至於敗哉幽平而降不克輔之以精神爲振起陵夷之勢斯陵夷之所以日甚也迄夫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而教化號令

無以孚萬邦而稱羣后舉昭代之良法弛緩不張而維都卒廢爲至弱此不作精神之效也夫爲其甚橫而無以自復而爲秦之始爲其甚柔而無以自奮而爲周之季烏在其能守府邪先王之法有可千萬禩無弊者亦有立名甚尊便於旣往而不便於來茲者學較兵刑之類卽千萬禩可一朝使爾若夫井田封建不可復亦不必復也未已也周隆宗盟故凡民之秀爵於王朝僅族黨州閭而止今令寒悴少進而天潢迭庸也能乎唐制凡宗籍授官者郡王從一品而出身從四品下親王諸子封郡公正二品而出身從五品下襲郡王嗣王者國公正一品而出身正六品上故其時近者或得下州刺史而其疎者亦起家於錄事參軍今令帝室皆神明之胄而賢德之姿也能乎漢諸侯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朝廷獨爲之置丞相今齊封擅其柄而

左右聽其自辟也能乎五代如劉宋諸王之權攝於典籤西漢昌邑至亡道也然郎中令善媿人爲之反走今令長史等官彈壓其不肖而禁不得爲非也能乎然是者有以知其不能也未已也漢武帝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孝廉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今令州邑守長操其重而隘其額也能乎古以四十爲強仕之年左雄議限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今令數其齒而懋其官也能乎五代梁州署州長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今令煩其位號而督以咨訪也能乎唐有匹馬入都應不求聞達科今令鴻儒率自銜鬻而銜鬻者皆俊造之選也能乎宋太宗以張齊賢落榜盡賜及第今令一士不獲而九重必知至爲之動容也能乎然是者有以知其不能也未已也周公孤出兼郊遂之官漢蕭望之以少府出爲左馮翊黃霸亦以京兆尹出守潁川故荀悅曰公卿不爲郡二千石不爲縣未是也小能其職以極畧於大則下位競大撓其任以墜於下則上位慎今令中樞不靳於外移而廷臣不恥爲民牧也能乎漢劉寬典三郡乃徵爲尚書令李固刺荊州守泰山乃徵爲將作大匠虞詡長朝歌守武都乃徵爲司隸校尉故王通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長子孫焉有定主而後可責之以忠有定民而後可責之以化今令卧護者展其年而雄奇跣趾之士不錮於幽沉媢媢逢合之夫不獵於通要也能乎然是者有以知其不能也未已也近稽之本朝國初多遣太學生分教北方歲滿徵還得劾奏郡邑治狀又長吏或貪縱不職所部老人輒徑自論

請京論如法今令公評國於上而得直於下緘於廷而得伸於野也能乎然是者愈有以知其不能也所謂便於既往不便於來茲者此類是也我皇上英毅奮發法祖顯庸自卽位以來思人材流弊有以振之振之以保舉振之以超遷振之以久任振之以上書言事振之以並用三途振之以兼通騎射振之以非時摘參而於宗潢又振之以換授愍愍於雄豪闊偉沈博絕麗之士可不謂甚盛哉生請得聞而述之忠國公之薦吳與弼楊士奇之薦陳繼憲義之薦楊敬何澄若是者可矣不然未見保舉之盡名流也洪武十三年擢王本杜佑等爲四輔官位公侯都督之次而太宗文皇帝簡解縉於待詔黃淮於中書楊士奇於審理若是者可矣不然未見超遷之盡才望也周文襄忱之撫江南于忠肅謙之撫豫晉下而徐九經之宰句容程鄰之宰鹽坡上元若是者可矣不然未見久任之盡稱職也并州衛軍之敷奏義烏教諭高澤之舖陳高文雅之無所忌諱何忠等之俱存切直若是者可矣不然未見上書言事之盡讜論也况忠著績於蘇郡蔚能垂聲於光祿若是者可矣不然未見並用三途盡英偉之器也杜當陽力不穿札崔司徒不能跨馬彎弓若是者何以處之則兼通騎射預浩之士沮焉兒大夫優游九歲陽道州緘嘿七年若是者何以處之則非時摘參寬城之士斥焉唐之諸宗有定爵而無分土可以親受節鉞宋之諸宗無分土亦無定爵可以遙領兩鎮然近觀之秦晉二藩不得居輔弼之任所謂語材則人或未賢豈非換授之所當議者哉是故保舉而保舉不必遽效也超遷而超遷不必遽效也久任而久任不必遽效也上書言事而上書言事不必遽效也兼通騎射而

兼通騎射不必遽效也非時摘叅而非時摘叅不必遽效也換授而換授不必遽效也顧度利害則保舉久任超遷猶爲近之要之祖宗法無弊者叅之以意則亂輔之以精神則治當國大臣可不務白乎哉

用兵考議 戊寅

天下外牽夷內牽寇而日剝於兵禁軍不足以衛京城邊軍不足以制夷狄都司所隸軍罷不任甲不足以撻流寇而日憂於兵監以中貴人董以督撫偏司馬而兵不用命滋甚旬獻首功月報大捷積歲斬馘營以萬計而兵之脆怯滋甚器械如故伍兩如故操練則角觝扳河翹木扛鐵之戲如故而兵之迷逸退闇擊刺滋甚豈兵必不可強而強兵必無術哉生請得而言之今之圍營卽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也今之邊鎮郡國

不能如漢之太守中尉晉之都督刺史唐之節度畱後也故一當有事調發紛紛內兵蔽睥睨而闕然外兵備徵遣而不足抑允戎之負將材諳將畧者誰乎大中丞而下二千石而上曉機變識攻守者誰乎生試約舉兵家嘗數而窮之帥臣法若秘於地若遠於天而開之大不窅小不恢帥臣解乎千人成權萬人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支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帥臣解乎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於豫備慎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衆在於下人帥臣解乎詐而誘勞而困震而走來而前灌而沈焚而滅帥臣解乎密靜多內力是謂堪物因是辯物是謂簡治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帥臣解乎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帥臣解乎人人正正辭辭

火火師臣解乎所不解者如此而杜牧所謂五過又病焉戰士
離落甲兵鈍弊不蒐練之過一百夫荷戈千夫仰食不責實之
過二小勝則張皇邀賞厚賞之過三喪兵不罪輕罰之過四兵
柄不得自專不重任之過五若是者而欲折衝禦侮決勝千里
之外有以知其不能生以爲今無慮兵爲也其要在簡擢偏裨
大將必有所私之士士必有自見之材久處行間任戰鬪效謀
策非無渾馬諸君子獨患時無聳喜使壯士沉沒於下隊爾令
大將各舉偏裨一人彼其人必素知其能者也召而試之廷其
稱則立拜統帥不稱以其坐坐之其次在懸示異格國家非有
大功勛不得封侯固也顧漢武故事有可倣而行者韓說以功
得爲龍額路博德以功得爲符離趙破奴以功得爲從驃然一
坐法或耐金卽奪爵爲庶人侯之易以勸其死力奪之輕以警
其明罪是以前時挽弧躍鼎之徒皆自奮發以應天子况當王
路艱難而惜此區區不以鼓舞豪杰之氣烏乎其又在嚴整
律令生聳之束伍之教曰五人爲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亡
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亡長
得長當之得長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復戰得首長
除之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不得將坐離地遁逃
之罪束伍如此則束帥者可推也今將士多高班冒增首級以
避三尺而階黜卽有罪吏不敢直繩以法不過當之奪官而
止未聳殉一參游于軍前者噫玩甚矣其次在召募畿近杜牧
曰兵祗於山東蓋山東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猾賊得
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夫河北氣俗渾厚尤精甲銳卒良弓健馬
之所出也夫河北非今之真保乎宋西北有事剌民爲義勇得

十五萬於此地而何以獨出於異代也故號召土兵統之以土紳便其次在訓練步戰夫步戰所以去其奔北之資而固其前死之志劉岳嘗效之以拐子之悍鐵浮圖之堅而敗於札刀長斧豈非制有足之妙術哉生以爲用騎必兼用車用車必兼用步以步當敵三軍雖怯不敢反趾恐輕捷之虜逐而盡之也則爭命於對壘間等父母讐矣繇召募畿近之說爲內行兵者言也繇簡擢偏裨懸示異格嚴整律令訓練步戰之說則兼爲內外行兵者言也惟當事者任之

足餉考議 巳卯

今天下餉之不足也有繇然矣夷耗其一寇耗其一藩封耗其一冗官耗其一罷兵耗其一而歲災與官廷之未甚樽節亦耗其一自邊難孔亟已巳入甲戌入丙子入辛戌寅又入蓋無日

不事邊盜賊告急以來一則秦再則晉再則豫再則楚蜀兩畿蓋無日不事腹故曰夷耗其一寇耗其一也舉一山西初惟封晉府一歲支祿米萬石嘉靖間增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而下二千八百五十餘人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繇萬石增而八十七萬卽山西而他封可知嘉靖以後亡論也舉一武職洪武初惟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繇二萬八千增而八萬一千卽武職而文職可知成化以後亡論也舉一邊方薊鎮兵十八萬宣鎮八萬大同六萬七千聞皆食三十萬之食不能有十萬之數按尺籍而求半爲虛伍卽邊方而京營及衛所可知天啓以後亡論也故曰藩封耗其一冗官耗其一罷兵耗其一也數載以來處處以熇旱聞秦晉楚豫諸邦大無麥苗者不知其幾千里則賦入之獨減幾何州幾何邑矣抑嘗考

內府冠履裳服布帛麻絲之用成化二十餘萬弘治至三十餘萬正德中益四十六萬末年益七十二萬又舉一黃蠟言之國初不踰三萬成化以後益至十二萬今別項供億以草野臆度得毋有類是者乎故曰歲災與官廷之未甚樽節亦耗其一也茲者大司農仰屋而歎捉衿見肘日不暇給加派而派窮矣增稅而稅窮矣開礦而礦窮矣錢幣而錢幣不可卒治也鹽鐵而鹽鐵不可卒治也清軍汰員而清軍汰員不可卒治也若者雖有楊炎劉晏百恐不辦爾然則策將安出竊以爲西北水利當事者宜深計而熟講之生江國入請爲江國吟則徵諸先臣徐貞明之說其畧曰京東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奉與甯平一引而至比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入曠棄即可修舉以兆其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安樂庄平落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可田也薊州城北之黃崖營城西之白馬泉鎮國庄城東之馬伸橋夾林河而下河南之別山鋪及夾陰流而下至於陰流淀疏渠可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鋪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可田也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噴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噴泉出灣河又蠶姑廟噴泉成河與灣河相接可田也盧龍縣燕河營噴泉成河又營東五泉汧漫因溢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奮泉而來可田也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其南之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其東之榛子鎮其西之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可田也玉田縣青庄塢導河可田也後湖庄疏湖可田也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也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

屯地草地屬於官官爲闢其蕪不難也不業之地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力不難也至於瀕海自水道沽開黑石子墩起抵開平衛南宋家營之間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並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可田也今萑葦彌望而餘名於勢族然葦利甚微芟莠而阡其利甚倍卽損其一二以與世族使不失其舊入又何憾焉所以先之京東數處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豐臨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於瀕海之豐潤而遼以東清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蓋以西北在二代盛時溝洫修農功舉迨其後魏史起引漳溉鄴而饒秦開鄆渠以溉烏南而饒文翁灌繁田千百頃而饒白公引涇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饒馬援引洮穉稻狄道並塞而饒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而饒夫貞明指陳西北規畫甚備如此諸君子經理西北功施爛然如此此亦可以知所決計矣而獨坐苦東南何爲者豈以東南財賦自晉室以降錢鏐竊據南宋偏安而來嘗甲於天下歟嗚呼今而疲矣知蒼蒼仰哺於東南而不知採前賢之議闢西北無窮之資正如晁錯所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不蓄墾滌食之徒不盡歸農下能言之而不得敷其畧及上將行之而已蹉跎失其人夫非更事者恨於後時而不如意者十嘗八九哉誠畱情西北審擇敏健之材崇以階秩而重其權寬以歲月而省其效如是而生之所謂六耗者乃不足憂斯亦今日足餉之大計也它如衰世苟且之政聖賢所諱生不敢以

癡山集卷之五

臨川陳孝逸少游著

雜文

燕道人贊

非韓非孟不惠不夷其人其文名癡寔癡姑置之商山皓其陪
姑置之愚谷愚其愚噫

雪龕贊

表今衰古形癯道豐古者可望豐者何窮嗟汝骨法未合紗籠
或以爲文人之小有致或以爲狂士之大不恭山幽地迴月白
天空依蘿面嶼蕭然此公

擬連珠

二十
五則

蓋聞九州如沸萬物無春昔日士女之都飄飄古瓦極目蒼茫

之野青青鬼燐是以過舊宮而問老瞻帝寢以傷神玉鈞何年
斂隋皇之殿脚素馨彌望思故漢之美人

蓋聞孤竹二士之墳有行人而下馬六陵一抔之土無拱木以
栖烏是以水咽蘭亭暗傷唐珣之樹臺名望思空招戾子于湖
蓋聞士各有志道不相謀或煙霞以寄傲或筆舌以尋仇是以
李白之流水桃花別有天地孫監于政桓祭察猶作春秋

蓋聞雲無心而舒卷漚見意而盤桓是以有意之傷爲蛇安足
志心之妙任鼠化肝

蓋聞大賢之義禮重於食高士之情饑而不哀是以恥受人憐
胡奴虛送空傳天雨螺女未來

蓋聞至治無過咸若仁術在于見其物雖蠢然何有生而不欲
殺亦無語然豈死而不悲是以江猿之咷其腸寸斷介葛之耳
是說三犧

蓋聞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則五獄其志得喪之理死生之情則
南柯夢中是以馬伏波之弟昆惟車乘下澤李丞相之父子欲
犬牽上東

蓋聞世可避也豈必嘉焉而趣名焉用之或乃逃而愈章苟猶
記乎甲子始未忘乎滄桑是以絕代桃源不知漢魏清風粟里
自謂羲皇

蓋聞商夷不可謀夏帝王原自有真乃眷六七君之澤豈無東
北海之濱是以陳威情存于用臘楊雄醜在于美新孟德豐碑
尚書漢字武陵深處猶說秦民

蓋聞真人視古今如瞬至誠卽蓬瀛可通是以三變爲桑塵飛
海水一朝拔宅犬吠雲中

蓋聞天下有道四夷來賓遠驛未名之寶競航罕至之珍是以伊相之定貢西方有狗國鬼親積已王會之登書物產有雖馬前兒若人

蓋聞拘名者失實泥古者多愚是以山號聰明未必聖人之產里題穢闕豈皆不肯攸居

蓋聞國之將亡神幾先告身既治矣天怒可更是以禪寵有言而鄭火無驗公孫未至則夢子不行

蓋聞仇讐之窮至于避鄉國冤酷所蔽可以干日星是以鬼不爲歸厲言某殺怨而可結人立彭生

蓋聞質任自然天之至矜咳作態人之妖是以選客而前王思遠之坐恒潔修容不已何國禮之背將焦

蓋聞美女無能自匿其美奇上豈容或晦其奇是以食客之中鉅穎自見人奴之內茸草不疑

蓋聞天道好還宥施必報人情不遠勿欲難加是以定國高門意同東海之掃墓溫舒五族理償河內之千家

蓋聞天下名嶽以十數何草不稿天下名川以十數何水不波是以恒虎豹之在山逝將去女暗豺狼之當道行不得哥

蓋聞武將健飯而不能殺儒臣甚口而不肯言虛誇肘印墜嘯金門是以千斤大牛久耗刺史之豆一行野鶴長乘大夫之軒

蓋聞智巧非可爲鐵室才力豈足爲金湯是以爭長黃池不能知姑胥之火密營狡窟不能免石羯之牆

蓋聞至誠可以感神鬼盛德底于用冥頑是以毘耶之靈蜂能觸賊勳華之世草亦攻焱

蓋聞梯言老鼠徑出飛狐凡兀然天險皆華我皇圖是以劍閣

之雄流人唏其面縛下陽滅矣貪王固已身俘

蓋聞古今無不亡之國帝王無不掘之陵徒知葬欲厚以取儉
豈意侈其死如屍生是以封銀海於驪山牧兒行火殉蘭亭於
唐寢溫賊加兵

蓋聞作忠本於移孝知雄嘗欲守雌當守雌之際卽移孝所資
千載而上伍員似之是以仁不忘親假手以鞭撻机義難去王
懸日而葬鴟夷

蓋聞一言制千里之勝一士賢十萬之軍苟有投而不入亦何
策之能伸是以端木使乎遂寧父母之國智囊往矣不救狔犢
之人

詩

詠爾衡

爾衡非凡侶狂氣跌虛空口擊名下士坐折一世雄至今漁陽
鼓猶震銅雀宮

祝家惟易五十

東漢三分時元龍稱民望家性有餘豪後學安敢讓絕交如拒
仇寧但大床上以此得狷名集詠詈無狀奴輩幾欲殺知已容
或諒避世世在斯避地何所嚮避色旣莫攀避言言又放蟾光
掛高秋萬里無纖障置子於其間清空同一况澄懷將遠心悠
然忘得喪豈無饑寒驅戰勝神明王丈夫有真骨非但貌骯髒
世不得親疎矧可憐而餉千駟跡弗回五斗腰愈強浩浩落落
中萬古以爲量卅年石室書雅友滋醞釀易學探聖傳筮放多
心匠精氣持一代五十六方壯磅礴正難量遠業爲君覲

哭亡兄壺山

故交零落盡今又哭吾舅追思風雨處青燈共一軒探奇虎豹窟好古蚪蚪文蜃樓眼中起銖鐻紙下捫妍心將銳力嗜苦更禁煩悲歌忠義傳生勾亂賊魂排擊千載上使氣如孟賁猶記連牀夜每多天性言翁病在偏僻數戒刻其根知弟有過舉細大咸直云友愛何足道朋友欣在門自兄之出矣良箴不可聞兄本一世豪浩魄千秋雲耿耿光嶽氣到天無屈蹲副賜好決發劣爲孤憤吞晚季尚危孫鯁烈非所尊嗚呼兄亡後弟曾撼帝關忍令伊人死而使他輩存或曰不足怪陰陽理同昏伸邪百乃一寧當復正論

伊人篇

伊人有壯懷安能此鬱鬱白圭雖已歌猶借董狐筆放言吐幽抱至痛繇肉出友規如劍鋸狂愁不可制

蟻獵食

有引

蟻無耳乎何以語也蟻無鼻乎何以嗅也蟻無臙乎何以齧也蟻無君臣父子兄弟乎何以族而居也

無物不有營營營持鼻獵夤緣庖俎間序行恣剽劫時逢道路腥報黨相監噫須臾火伍趨細大儼如拉去來自驛騎附耳疑若躡爰將輜重歸牽曳入其匣無乃玄駒仁肥井不獨噫具此靈慧資宜爲天所攝一致淳于生人羸遂嫻客

塞胡獵

秋風高秋馬走銅焦鳴角弓吼骨都兒部落趕騎虎驃牽駿狗臂海青圍山狻麀數筋血一豆鼓琵琶上阿母夜月寒好飲酒唱虜歌擁胡婦

鬻書引

昔時辟易雄萬夫今爲乾坤腐囁囁有喙三尺不能創有筆如
椽不可沾玄文綠字非田租癡山大叫欲焚書友或止之盍沽
諸主人首領且躊躇夜夢一物耳畔呼老生使氣大瓮疎汝也
腹我今爲厨我今玉女成小儒忍將四庫市五都受不知已者
柳榆汝拋黃卷易青蚨我入高閣飼蠹魚可憐西子去五湖可
憐明妃嫁單于山前山後送與胡月窟乃不任蟾蜍季布賣作
空猪奴癡山問此亦啼吁亦有其說莫尤余髻年相對頗勤渠
管梁弗得得枯臞人言石田雖百區不生青苗生微鬚我實蒙
恩甘載餘馬知幾足世嗤愚野蠶成繭笑蜘蛛前年苦饑未女
婦去年苦寒未女襦儼寒之人思改圖今不鬻女安之乎於戲
紙上訓誥盡擣蒲丈夫自有真猷謨

金吾較

漢家天子尚規模處死如生事事都龍蟻多填掖庭女鼎湖二
分天下租可憐思寢半杯聚夜臺疑是冬青樹影籠殘照落孤
塋百尺蒼虬空鬱翠誰將妃子侍寂寥此上豈容標懷字比聞
陵吏忠足傳棄官宿衛守墳園幾見舊人來下馬時聽猿鶴唳
霜天千板猶執金吾仗狐兔縱橫不敢傍何處黃冠風雨中一
拜一慟一惆悵老卒誓此畢餘生會穿穴畔從田橫孤臣隱死
無名字考廉爲我書銘旌

獨獨篇

獨獨狂狷不屑潔奇才逸氣天下絕世上英雄師明哲丈夫冒
懷應小別浩蕩澄江日月掣木人石心肝脾鐵雲厓松霜并栢
雪葉落山焦矜矜子我嘗看竹雷首嶮百尺空洞祇一節長謝
斤摧霹靂擊况復人中千載傑俯視時豪都蒙矚滿目繞柔故

自振曲直鈞推無屈跌大呼東海滄流截漢事不成嗚呼
舟楚辭歌一闕哀來哭盡子規血有口莫向乾坤說君不見吞
炭豫生咽如結至今配食膏山舌

羅文肅公墓

冢嗟峨左蘭若幽魂古骨令飄蕭墓上時遊樵牧者文字主張
安計年精光一道映蒼天世人拜枯不拜活雄篇大卷空耳傳
空耳傳未目賞蓬萊宮靈威丈

白馬峰歌爲家惟易賦并寄濟源傅平叔秀野孔登小

昂藏白馬蒼隱天孩撫羣山卵一拳纓帶阜三十六中獨雲
林似骨肉頭足相距仞幾千遙望其巔盡如沐此峰不肯學宥
王祇雄白馬名南荒時向雲林道意氣願作人間孤鳳鳳鳳凰
梧桐覓生活何異夷齊食薇蕨只今大烏弔青山惟聞冰夜淚
明月明月誰古今江山已陸沉豪才迥氣無所居且復
黃金嗟白馬胡爲者峯嶽崔巍莫可下倘復海上之三神藪家
之木假與汝鼎足瓜分同人于野舉世蟻蛭妬欲殺女乃嶽嶽
稱孤寡亦是從來大丈夫寧玉不寧瓦

季將軍歌爲友人石屋賦

古人有言一誤豈容再誤誤至天之涯海之沓英雄用武復誰
處朝廷久是龜茲國奸瞞欲寫征西墓儒生空作晉陽秋志士
相尋遂初賦季將軍當此數縱然合得六合鐵錯乎錯乎不成
鑄記昔中原全盛時虎頭絕域稱都護呼韓侍子玉關來萬里
黃河盡東注漢臘於今謝主人秦官猶自棲古樹嗟嗟世界似
奕碁灑灑如心險難度宿石復壁可藏岐何必朱家能買布

狂士歌

此家氣魄如虬虹多年姓字橫天中猛力活吞周揚五文章出
沒侵同甫幾迴抵掌論千秋能使百家意悠悠十年一劍羞窮
死笑殺里巷膏梁子侏儒欲飽我欲饑坐者爲塚卧爲屍狂奴
本來真面目行吟江畔長痛哭膽大於身鐵作肝天生悍士豪
若湍口裏雌黃眼青白當場巨公俱奪魄此間那得有靈惺無
繇深論奇與平遨遊海內少同志追風直入英雄記名書寶劍
手不龜何如義皇上上人擊浪摩空聲濯濯大兒小兒盡醒眠

望都

好家居付織兒孝陵非負後世之臣子何故呼朋進黨撞壞之
此座可惜此勢難支襟帶自雄主人雌迤北巖城從作賊大河
天險又度師梟不必完亮智亦不必佛狸乃欲看廣陵濤登采
石磯左賢右較十萬先窺假其混同海嶽吾當效豪王南巡江
漢之所爲銀槍健兒茶火驟鐵面將軍虎豹旗將軍傳令長鬣
者餘皇百道便風飛縛取蕭衍老公爲大平寺主生降司馬爲
常侍散騎食女楚穀舍女吳姬且唱麀殺且布長圍倒吞滄海
沉天日嗚呼哀哉當斯時秦人謳笑趙人哭元如獅子宋如狸
英雄霸業遂已矣釣臺長慟心肝墮如今空過繁華地六朝宮
闕黍離離

悔少作

慧人有絕悟不繇文字間天生我輩何庸鈍銖寸如登麓瀝灘
通士立高岡百里無塵扞愧我眸光豆粟微只合平曠步步看
不得之捷得之徐月計不足歲有餘千尺層冰忽暖動年來漸
覺心眼虛世稱年老識亦老少日所飲今不好祇恐胸襟未展
山穢作江淹銷鬼蕪性莽念襟才又露落筆紙上多雄呼已

僅取巴人聽坐看妙手探驪珠友教我將名心謝不必人圖
聲價從此深造十春秋寂歷空濛應入化意南轍北錯已千
當晚路聞斯言光氣去身成何用仰祈日月緩行天

思烈士歌

行求意中人不見歸來數尋烈俠傳最喜有生不惜生捐生之
人開生面此頸臨風勿送君壯節挺挺凌秋雲血肉化爲虹蜺
氣精魂飛作星河氛乃知丈夫不輕許肝膽肝膽既許胸可撼
當時一瞋更何關英雄百代猶相感古押衙夷門下隻隻頭顱
都堪借深井里督亢圖謀王殺相取烹屠宇宙勳名豈一端勞
臣刺客等青翰勞臣功標馬上汗刺客誼高膺後九令人不辨
古人事詆詈此曹罔不至失主之犬何紛紛廓落乾坤無幾士

海棠樹引和韻

寇馬縱橫萬里狹陝服下求齋卧榻諺部高聲窺長安陵城
開咽弗闔承平皆識天子尊此時人去九重門官家手劍六宮
泣哭聲沸地青山濕可憐聖代無三公大節宛自闔兒立老豎
躡駕哀以頭壽皇殿內海棠幽攀髯雉經從官去悠悠東廂北
邨路嗚呼百萬鏢雄城亦堪背一判死生寧賊啗民圖身善羣
姦誤朕今乃辯六等郡足置垣均怪駭當年朝論舛儀同比肩
盡故奴其人可殺室可污幾番國錄憤青紫欲觸海棠乾淨死

死吏部詩和韻

天南天北挈兵矢冠箕如某不肯死一時有君歎無臣却怪是
父生是子崢嶸烈士具別腸穴胸陷顛國多光豈必名心刀下
起俠骨自銜野墨香諸公滿腹誇雄貴但說世無真忠義唐人
刻論及睢陽幾憐掘泉烹奴醢侍妓

築城謠和韻

秦漢之間愛胡矢關河爲備幾萬里天子自將出待邊不如百
築千千雉募人塞下不還家可憐戍骨莽風沙聞道築城非築
塚只今骷髏併土相撐掣死者未鬼生者來驅使牛羊餒鷓鴣
朝野精糟猶血血蘇武好掉三寸舌說取匈奴獵騎傍燕支休
教飲馬長城瘳乾咽板亦不登虜亦不前犬牙安用跨種慕狼
烽那復到甘泉君不見虎牢作汴堅似鐵祇煩坎打飛灰煙

題羅文止先生集并像

此觀主人旣標致下筆文章妙鼓吹珠璣逗落滯人間心聲溶
胸幽光膩猶記先生著微辭筆墨空時尋眼鼻庸知眼鼻尋復
難鞭影但馳腦血驥曹公口目固非多先生眼鼻了非異活地
丰神喚不來萬里秋風天馬響後生不見先生容遑識先生數
行字試看今日海內書繪工如花鬼魅事

豫章篇

南風不競北風鳴櫓槍之氣抹天橫撩空一鏞百城驚江東半
壁糜若羹大河爲塹莫可撐師武臣力從以坑况復豫章撮許
之蚊虻鼓登登騎行行建州大馬疾如鼉長刀羽箭鐵鈴釘左
扶人頭右虜生脾爲琵琶腹作棚掠干婦燒干薨唱饒歌歸其
營野不收田不耕一師出一城烹何日治何時平安得聖天子
盡民海內共

力夫行

募符下郡徵力夫支持府帖似追逋十五銀鑰牽余索一時驅
向平南壘甫度橫門半轉溝江右生人粵東鬼斗牛之間殺氣
馮不死租稅死長征買得一夫金一盞少婦吾子都索金頭歎

雞犬屋上行平疇化作千里石昔之仁聖有三皇季代黔首匹
牛羊千家萬家隴頭哭哭聲直上千扶桑扶桑不照周餘苦忍
使白骨堆遠土

乞粟歌爲偏人作

家家荒穀斲若國貧子食玉乞不得天公潦倒更乾封白叟黃
童溝中索聞有奇士在翳桑不受人憐膽目張好詩滿肚饑驅
出特時吟眺步高岡岡前磊塊一片石暴之濯之蒼百尺隱然
與君成二老君才無雙石亦隻神明而壽曰臞仙豈須煮字代
烹煎只言極樂勝天上民間甲子今何年

戲作裂字詩

有引

用偏人哨遞詞并韻限字不得本詞外借一用字不得一句

中過三內藏二韻遺二韻

東海波瀾幾涸瘦千古朝宗今已謬空山有人我石友投餌滄
溟大鯤吼澗瀆碣石驟卿手宮商捉入遮天口鴻音噓處蛟龍
叩從聽鏗歌吹塵垢風來水面青溪走鐘鳴澗荅互清奏海日
斜生分遠岫紅樹舞影蕩杯酒笑傲峰頭驚詩就此時問天天
知否

楚歌贈楚人楊賢之

荆楚繇來多英雄吞吐雲夢撼秋空落日平岡夸意氣鼻頭出
火耳生風可惜雙瞳如巖電腰弓臂弩僕固箭逼真肝膽向誰
人邂逅同心傾半面同心同面同年生才情弟畜合稱兄露布
長鎗我輩事豈關骨相不專城鯨波倒卷驚天下北馬南舟不
中打將軍腦後伏雙丸刺取人間負心者相逢且莫歎途窮莫
雄失路狗屠中脫帽伴狂看蒼碧何曾有眼著王公

豔歌

綺閣飛樓峭通天繁絲脆管樂神仙誰家之子降錦筵晶肌霧
鬢玉生煙回眸匿笑紛媚妍嬌喉弱囀韻疎絃何能面冷不成
憐

武陵行

武陵太守存心計故躡舟子追逋逝逃秦之人亦有機不避漁
樵避官吏洞口桃花幾遍紅從封一逕無痕際後人重過武陵
鄉莽蒼野水稻風香世間荒唐非一事烏有先生字數行

精衛行

世傳帝女靈欲填溟渤瀏千年怨不收瓦石嘗在口莫言小物
無宏襟溟渤之廣何如心不畏廣畏恨深

海市歌

南海西海無海市東海有之秋冬未沙門率牛並田橫珠璣半
洋鬱蜃氣雨前雨後并霧見天晴天風呈百伎甚風甚晦莫可
期正雨之時亦不戲銀宮瑤闕象王都金碧輝煌錦繡鋪離合
升沉遲或速巧拙淡濃活更枯怪怪奇奇恨勿遽海上觀者若
追逋世言天公不狡獪那得煙波騰妙麗西南水府豈癡愚何
乃東海獨多智宇宙磅礴詎能窮強半幻事在虛空我欲褰衣
神山去西之廣莫東鴻濛探極人間風雨穴臆魑魍魎皆拘刷
暮作齊諧十洲書此中海市較奇絕島嶼是吾安樂窩今日先
聲海市歌

雷竹詩

西山標所恥何以歌采薇草木通臭味亦不知其非
舉目皆仇者薇蕨亦塗窮豈有西山草不在版圖中

一字同倒戈如檄亦如謚至今史書中紂王拜君賜
祖德今安在他人徒以歌截然稱虞夏其如本朝何

山中雜咏

將軍百戰回人命作功譜不說殺人多只道沙場苦
良醫費人財庸醫費人命盜國與竊鉤結黨同兼併
仕宦如轉轂致遠在馳驅貴人守此意終日坐高車
友生如妻妾夫子多賸聲炤已非明鏡城北無徐公
廉心對薄醴杯中見屋梁猶記古人言入腹本無賊
孤狸非異同馬棧傳曲直暗主如夜行不識朱與墨
備患爲鐵室人歌黃金注龍藏祝千春本不防狐兔
朝端如瘵市誰非瘵市人蠅頭並螭角各自意氣真
共是一父人嘗如四君客大家臨朝嘆非憂河北賊
公子故虛恭抱關非實傲悠悠世事心豈爲市人告
西山薇欲盡東海人已至終南草色青謝公正捉鼻
已殉一隻顛猶摘前時事自古睢陽公不快宵小意
高城空復摧野狐自有宅何蒙不食人門下三十客
祇在盤中轉盤外有孤注羣豪相黨呼千金不知處
鳳凰天外翔雞鶩倉中啄啄者憚刀俎翔者憚繁弱
千金買一壺以待中流須緩急不足恃空自笑狂夫
山谷有良藥不惜啖庸奴人笑東方朔何似飽侏儒
邊牧茶似馬國馬化爲錢天隔無十二誰復問三千
低頭畏豺虎舉頭畏列缺閉日審所之夢中亦有驚
霜毛惜彫落不敢自嗚呼應有人間血誰爲乞葫蘆
深山有逸客曾作深山怨三十不嫁人他年列女傳

城外鐵騎飛城中有細作守非華州熊戰驅大夫鶴

大盜窺神鼎買客輕黃金邸抄三十六燭照滿朝心

京兆青輦轂不清君側塵可憐諸常侍半是黃巾人

賊不在黃龍亦非鉅鹿北中書地不背空向長安索

誰愛吳越金書生萌賣國錢塘乘釣人遂是燕山客

主人亦憂勤奴僕巧欺賣大盜已攻門酣鬪郊關外

白銀非難得黃札亦易營西園方賣爵已報失東京

山中有猛虎日食山中民招虞捕山虎虎更噬虞人

哭迎先兄壺山歸柩以禮收殮輓十二首并作紀事

茄吹百萬洵江東忠孝文章海內同祇看臨川手掌地斷頭猶

出兩三公

破家結客健兒場欲開飛龍海上疆不是朝廷有間使此身付

主此心當

諸人百媚一忠慳斗大坐誇天子寰可惜孤臣黜點淚因風却

寄文文山

意氣崢嶸百仞岡相看國事哭成狂封章不爲狐狸輩欲向君

王借尚方兄上疏擊五虎凡二千餘言一時諱其諒

弔望唐郎此謫遷虎爭氣鬼似今年孤忠自許英冤補還送轉

心到日邊

悲歌莫遣胷中壘一死從容斯已矣今日裹尸嶺外來諒爲烈

士當如是

幽冤一道曲江來取次波濤萬里埃勁骨元從天授受豈因去

國遂成灰

歷歷苦忠後不傳坐看白日黑青天奇人自古無平福故國史

山事宛然

叩棺相覲面如生猶挾英魂未肯平似此鬚眉應不死精靈百

代斗間橫

間關百死髮猶彭堪着行馳御史貂啓齒欲吞聊示意冥臺會

自咽天驕

髮束牙開
有怒吞狀

當年絕命語無他帝室何如敢論疴兩手至今拳欲擘分明十

字指中螺

兄就命時以指畫君恩未報
母老弟苦奈何十字而絕

名聞草穢死猶輝洒淚投番纛拜之昔日負羈今太僕應留遺

話入豐碑

停輓彼地賊至行火脫簾旌知為兄愜命
斷火道羅拜慟哭而去此事補墓誌所遺

步卓韻代東

小歌小拍晉春秋時作商山綺角遊話到有情吞不得更披項

羽復騎牛

年檢風霜鬼亦秋詞豪酒俠每從遊沙中椎殺秦皇帝奪取山

東牧馬牛

醉鄉吟

如俠如狂一丈夫解貂脫帽酒家胡胷中自有乾坤恨未敢違

人說大都

不堪耳熱喚烏烏非踏紅樓作酒徒七尺大軀三尺劍會須一

取負心願

觀海樓

蠻煙戍壘望悽然烈烈君侯事已傳義不帝秦歸瘴海忠當存

楚補蒼天

方密之閉關高座寺遙有此寄

不將妻肉是真僧必此真僧亦淺評却半天身多慧業七槍七

縱妙縱橫

已判蒼梧從鬼伯又來高座作人師
梅岡咫尺君先輩竹屋煙窗可寄思

審之示余以梧州自祭文

送僧吏部遊廬山

賢冠道服兩俱勝如此身材得未曾箇
日文章歸吏部何人紙筆傳高僧

雪中高詠譜平生一片深心晦復明
漫道崔巍真好處有時塵

阜似新亭

吏部有雪中詩十五首中有好處崔巍之句

芳蘭掩映迤香荀豈有青山不故人
只恐凭高生遠思朔風還作庾公塵

詩餘

沁園春 咏初月

謾道冰輪全身未見只吐邊涯看落日飛暉
光生毫髮凌波倒影事近弓蛇半曲蛾眉一絲
兔魄牢鎖嬋娟似內家還應有婆娑桂樹躲閃
金蟾也來偷覷窓紗如殺香姝插未佳憶天首
難名看鴻類乙蜀江結字抹水成巴不肯分明
如遲美滿何日清光輟一車到團圓算來三五
又是欵斜

醜奴兒令

古劍詞寄意

倚天長劍摩挲屢幾度幾乎斬駿梟姝自是英雄
猛丈夫君王無道去如水認女泄盧有箇風胡行
借威神取骨都

行香子

天壽松栢

翠蓋雲停萬古蔥菁到如今蕭颯園陵休言守塚
墓木零丁正鬼神號霜月慘不堪聽水咽蘭亭容
慟冬青想珠宮還怯西僧夜臺幽悄莫奏松聲
幾白蜩飛紅鴈鳴點清明

人月圓

千古

吳宮蒲柳青如故，鷺子話空梁。可憐江南無情小物，誰識滄桑。山河入眼，歌騷譜怨，銜恨君王乘輿野狩。從官灑泣鈴語，那

當

霜天曉角

宮詞

寒笙唳角風送流蘇幕，喚起長門秋思。天街上淨如濯，夜沉人意，惡燈珠還面，誰忽聽官車隱隱，分明也。又成錯。

虞美人

過宋宮人墓

春風夜月年年度，暗識香魂處。胭脂幸免葬胡沙，此日行人指點玉鉤斜。梨花寒食應悽切，哭盡逋妃血。孤墳青草長如鬚，爭似六陵無樹可栖烏。

滿江紅

采石弔古

鞞鞞南侵笑江左，蝦邦影國論雄狡。吳山立馬海天可拍，豈料書生饒武事，折衝萬里戎衣賊。爾時王師乘礮，中原無堅壁。念日蹙須臾，得寸得尺，尺祖宗定九州。今難河北於越，棲遲忘小大，中興驍傑，又誅謫，歎區區西冷尾閭，問舒肩脊。

八聲甘州

和隱石

想巖巖止受拜，南官爭許，世人知儘。陸沉丰骨，苔封面孔，兩伯子咨箇日雷轟風激。天爲丈安眉，聞道蒼還瘦，未是皮癡。恁似蘇家多事，取江邊兒戲，供養紛披。羨偏人偏物，都不合時宜。但休如羅浮片石，載輕舟與苦吏追隨。逢精衛，倘然機問，靡與何之。

臨江僊

入午荷花

萬斛火雲鑿麴院，情如中酒投簪。銀塘煖暖玉容深，銜胎將粉

護花解惜芳心 款款輕輕依翠蓋垂頭似訴難禁仙姿豈想
綠楊陰露朝紅暈重月夕暗香湛

菩薩蠻 咏史

乘輿邦付劉崇賣關河款送重威在今日望長安依然心膽寒
國醫如劊子不惜他人死何物鬼催忙仍來倩藥王

唐多令 行田有懷

平野氣蕭蕭江山入畫描嘆英雄煙雨漁樵眼裏之人真已矣
半肯上且迢遙 十萬橫天驕三千射悍潮探奴顛掣脚高桃
虎帳傳呼歸漢去休賜第霍驃姚

又 秋日信偏人移居

撼撼水雲悠看看蘆荻秋想窮厓合任猿猴敬信仙郎何日泛
剛八月好查浮 樵峪數家畱花源一逕幽有心哉急棹煙州

鬼谷秦人吾占斷還待汝說鴻溝

天仙子 望遠

望斷神州情一派傷心警蹕西夷界身為男子定何如天也憤
人也憤行宮猶禮嬰兒拜 烈士深衷愁不奈豪奴狠括零星
債幾番鈞哭又厓歌春亦碍秋亦碍紀年忍注乾侯在

少年游 題董糟丘雜劇後

正則恢奇招邀子厚簿錄老頑皮沒處抽身調弓抹矢叵測這
男兒 蒼天大叫偏人也憑你博浪椎打草驚蛇陶唐舜禹總
去問曹丕

醉蘆花 放歌

雞嫌犧牛憚繡不材天年材不壽招邀莊老問魂洲擘浪敲嵐
巢海岫 萬里滄江同細溜乾坤提取此中激時人不許飲上

流恐妨乃公兩脚湯污垢

減字木蘭花

秋望

芙蓉欲頽齷出泥滓西子臂古道啼鴉點點寒村四五家
清商掠耳寂寂涼襟澄似水一陣盲風吹入吟秋画角中

青杏兒

寄友

眼孔賽天寬誰堪語片石寒山英雄海內唯君耳十分丰骨十
分才調震動邯鄲 狂語那須刪不平處縱筆敲彈籠霄浴日
吞餘子文中之健詩中之傑下走衙官

邯鄲

鳳凰閣

和夢舊

軟乾坤恁地癡呆劣薄只堪酬裏論今昨管甚干公牧豎草舍
空閣一恁這槐宮做却 謾言蝴蝶便是冤靈落魄誰真非幻
以非覺將世界等閑看那知歪惡北似夢何曾戀着

玉蝴蝶

和祝游公大納宜子姪

玉女明璫新墜人睥睨十那必張和只爲宜男心緒幾許塗波
怪從前郎情落落到此際臣辦多多自今麼風流人面休再黃
河 騰那繡幃深鎖三姝爲妾數可時過律妻生呂儘看婉蕪
與眉蛾趁燈紅百斯咏子沾綺澤一索稱哥更云何帳蓮塵送
漸恐委佗

蝶戀花

九日贈友

戲馬風微西楚路碑墊臺荒千載人知處見說龍山纔一畧詞
豪倩取成佳句 短髮知年頭上訴秋變銀絲又見霜蟾度三
十才名休自悞乾坤半塌猶堪作

巫山一段雲

喜鄭玄近病愈過假博具

料爾非應死知余不浪生每歌前語問蒼青天也暗無聲

箇光猶茂磨礱分外清還將坐隱覩靈怪當局喜聞爭

桃源憶故人 隱居

女蘿深處白雲封煙月一簾清供時聽好禽幽哢儘取芳樽送
溪緘太古無痕縫猶是故家彈控誰解遣漁遵洞巖惹時人

哄

明月棹孤舟 海屋秋夜

皓月澄江渾一幅蒼茫底遠山葱綠何地無秋良宵美景爭得
幾人如屋 淡蕩空明看不足憑散誕飽食清福北窓羲皇大
床湖海真箇野人麋鹿

江月晃重山 弔古

漢代重關儼爾秦時明月依然至尊自將出行邊王庭遠萬里
靜烽烟 到得長城掃地惟憑短塹粘天中原如許錦山川南

風細不競宋皇年

玉樹後庭花 佳人纖足

鶯鶯燕燕生生怯倚風騰跼掌心不勝荷花摺玉弓雙躡 展
敲香屑纖纖貼去痕堪檢伊誰斷送命如葉狡童輕俠

百字令 述懷

蕭豎為甚歎澆天豪膽似雄如劣手腕須眉應不善到處相公
是鼈隻眼空時褊衷捷佞人詫此寒鐵又道驚濤千頃任剛風
都不截 算只王屋論襟老蒼知已吞吐一腔血慷慨喑鳴誰
所至領取嚴頭顏舌設吠書生何關世事專講些名節他年遂
志纔信處兒為徹

浣溪沙 題林蓮美人

捧出真妃娟復娟芳心倚玉煞輕妍有香有色恁天然 只見

一痕紅友暈何須重點內家圓盈盈脉脉兩堪憐

搗練子 佳入晨

知是小不開輕尖側香凹一彈零蓮步最宜石上聽響廊敲得
緊丁丁

畫堂春 題團扇側面美人

畫闌低躲玉多嬌悄藏半面難描秋光一溜已妖嬌而况雙桃
統扇中分片影冰團怯吐清霄香腮借半想丰標轉甚寬消

調笑令 春閨

春色千林依紅樹芳菲如火燒桃英半拆青娥笑笑把菱花低
照伊腮我面爭多少可道竝皆佳妙

南鄉子

賀偏入移寓西康

今日限邗溝魯柝間邗接獻酬白籍到來黃籍重名流廣漢任
城兩地收何土不巢繇莫瀛行窩似海漚燕壘蜂堂同綺戶
山郵尊酒黃庭一徑幽

癡山集卷之六

臨川陳孝逸少游著

書牘

荅羅杓菴

先子於翁兄萬里結契殆有至數存焉非突也夙也曩者奉命
來西而夜郎雄才大度之士首入彀中夫使車尚未及疆而翁
兄已有貌於心神告之矣讀所賜奠章追惟遇合之奇尤謝情
寄之篤古誼古文並足不泯矣天下事至此無復可言嘗撫談
今昔從來賊之橫放者無若張角黃巢張角聚數十萬之衆起
鉅鹿所在響應墮名藩殺豪杰然不敢踏洛陽尺寸當黃巢亂
廣明勢蔓甚然而藏亡嘯侶摧鋒撓銳轉寇諸郡縣爛海內之
半後乃嘯長安走天子亦非一打卽瑕也以堂堂聖朝崇禎之

京國賦撞入之如無人諸臣雖甚弱雖甚無恥縱不能背城借戰尚不宜飾城請罪况於開城延敵囚首乞憐百拜舞蹈於蛇木之前冠之帶之甘與張均達奚珣輩同臭青史弟於爾時幾慟哭成狂傷五倫之掃蕩與五經之穢蒙不忍言也昨觀建康處置降僞之典容有未盡恐無以慰天下義士之意因無以作天下忠君之氣此亦草茅書生所得竊議於野者翁兄以爲何如弟更有慮焉方今列鎮之健者非虎踞上游便軒睡卧榻之側憑川之人欲學楊么憑陸之人欲學李全不必遂爲唐河朔而轟轟乎有唐河朔之志之勢以捍圍不足以跋扈則有餘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在彼一旦啓疆或鞠旅南下臨江飲馬若輩看伺風塵庸可保其士大夫乎不知破碎山河以堪此不詢貴役論翁兄能行所知鎮平卽斗大而賢父母拔草萊開荆棘除

蠟苛布仁惠與民簡易俾荒蕪之餘安其教令真宰天下者也天下人有志而無才或有才而無地以天下盛才而不獲用武之地使英雄坐歎以爲無以展舒平生一縱肝臂夫誰之不如能弗怏怏敵年伯王清海有地方人材之責自當爲大邦大邑借重福星寧待弟等作曹丘耶翁兄榮蒞未幾俸人甚薄奈何割廉吏之資以逮布衣之友小人有母又復嘗君之食不已侈乎順附非將非以爲報也素士光景訪貴役可知者先子行略暨兩弟拙刻奉覽心事種種筆不能盡貴役應詳之耳

又

先子當日模蘇佳篇知文學也不知其政事也而翁兄今日者有文學有政事卓犖不凡行且移雄邦劇邑冠百粵以號循良而垂頌聲於竹帛自茲始增城地雖邊海控引蠻夷而以杓

臨履其上優優乎有游刃治行甲東省拭目俟之嘗聞陶士行
宋廣平遺蹟在彼翁兄爲我弔望諸賢而樹功揚名各得一時
尤所異也弟自剪髮粗知爲文字遊諸生間當世鉅公大人或
過而偉之日汗血駒七日起其母而弟輩亦負少年意氣一往
豪上千人欲廢俯視宇宙人物者可叱咤致者從此直需幾歲
月幾翱翔天下事都已辦盡如今之齒髮計且爲林野散民著
作墨士迄於今迴想二十年精魄期許竟復安在髡髻如弟豈
耐此寂寂自笑者哉眼前理勢不卜而知雖有英雄誰地可堪
用武卽抱不世奇才異畧無從覓下手處况弟輩潦倒半生孟
浪無似韶齡將過而衰齡在後俠骨已摧而弱骨當來縱有古
人古書百萬盤胷逢人說之人誦道之亦有何名何定藉使下
辟之上庸之亦關何利何害賤弟兄內顧其聰明志力閉之深
山足有所修述成一家言徒以饑寒累之不獲遂願又聲色毀
譽不能頓割絕而無所事事秋間姑且破釜沉舟持三日糧爲
射賊擒王計必不効而後杜門却軌發伏藏滌筆硯張文設字
椎古詈今操一時權衡而擬議其得失蓋亦有所長未可謂悲
愛憤悶之所爲出也弟輩素悃爾爾對翁兄前正不敢欺隱耳
別論俱如來教不宣

荅王似渠

荅教幾何時而逆闖長驅犯闕偏陷京畿致令官車晏駕冀部
騷然百官萬姓銜羞罹虐雖祿兒之亂至德黃巢之突廣明不
是慘也嗟夫嗟夫折西北如許之名城守東南半壁之天下而
杖節建關諸臣不能爲新聖人蕩掃狂穢顧乃坐擁成資糜費
金穀儼然有脅制朝廷之意髮駸乎如唐河朔宋李全故事不

忠不勇冠何由平孝逸僅一儒生然頗讀古今書宰相無遠畧
將帥無真才而欲撫過荒餘規恢舊物有以知其難也久欲走
一健步馳候典居屬以土警畧定官兵又來今日奔山明日下
谷驚與寧纔復半耳家兄耑謁卒卒附數行楮尾所不能及知
翁兄可得之家兄口中不宣

東王子房

對雪讀鴻篇淒快並極杜少陵句不驚人死不休兄竟取以自
謂嗟夫髯丈夫有才如此年逾三十名不出東海上何其厄也
雖然拾遺文章光芒萬丈而不得與當時庸兒同登進士其蹇
父甚以弟相子房神明精采定可轉盼以進士傲少陵第吾曹
所得爲者事不止此國故方殷氣力可任我兄蓋世雄豪直須
以誠壹濟之

東艾千子先生

黃頭小兒乃雨作勢如人人固不可不爲大官也三公之子傲
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若輩胷中不能一字有何伎
倆直冠其父以行耳可惜好老公後嗣之弱如此江陵集急欲
得讀先以半部頒之

又

六千君子逐鹿圖中意才捷足何所焉茂有又况雲迷五色試
官將不能與竒鬼爭權不肖亦年年送故人耳拙卷經大筆寬
削數字頓易舊觀然方事之殷人捫龍頭老叔輒以解元許孺
子得毋驚殺三軍恐當塲豪傑皆欲捕長者之舌矣笑謝不一

荅朱子強

譽言市情何寵之深也弟年紀褻大尚持數行文字從少妙

問妍媸於不必知已之人此正如老女嫁國箴言不辱者強顏爾衡文卽至不得已閉壘以待秣馬調弓忙不及事戰陣之間將軍在後弟之不羞後也久矣

東蕭伯玉大行

天眷幽人得縱意於文章山水雖雲中仙子未必有此清福而况胸無丘壑者乎聞日月之記高與尺齊是當播之天下使風流蘊藉者讀之孝逸雖無遠神尚饒孤韻受書而行如載春浮以東令我時時見三莪先生於湖頭深牧間也

荅劉孝若

王大將軍一旦開後閭驅出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意氣何似常開平每戰必斷所幸美人頭然後臨士對敵千古英雄人物正詭不同而剛決則等吾曹丈夫於天下何所足係累乃復刺刺昵昵向兒女耳邊語耶來教獲我心矣

寄陳興公

天下事若棊奕爭梟致意興公但當尋君遂初賦爾吾儒個中須何所似譬如霰朝登匡廬絕頂俯視長天積雪皓潔彌空心曾頓淨欲着一塵囂物無從貯之興公讀破古人書學道有年其以皓潔自寵可知也賤兄弟當復無他耳劉孝若曠世佳兒風微遂往涕淚不盡弟有哀章哭其家詎止抱慟山陽與望騎鶴歸來也千子先生名士之有烈氣者身後零落可念興公之所寒心并及之

東劉文伯

使王莽謙恭時遽卽天喪竟是古今外戚中第一賢人不漏奸於當時誰從覷破馮道蘇威天稍促其年亦不至作醜如許

憐呂文煥守襄陽五載每巡城南望京師痛哭而後下假如文煥或以憂憤勞瘁卒於襄陽未陷之前亦擁全節而終何遽爲趙氏賊子爲千百代罪人褚炤所云令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上耶某某等壇坫天下數十年崇重海內無墮稱一且披猖乃爾負祖宗培養忘朝廷眷任固也使一輩謂名下士反不如空疎不學者尚不失爲中人甚且不如奴丐胥隸之不矜飾生平以文其賤可惜可恨此真不幸而不早死又不幸而有名又不幸而登科第旣恨此輩尤恨上天無故予之以才地而不予之以廉恥無故予之以人面目而不予之以人肝腸天力已季妹不能自治其亂尚當管攝天下乎一語及一浩歎

寄張錦卿

淩楚瀘陽飽食清論以今思之何減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往來山中也別後不得音響寥天空闊目斷黯然已乃知寄帑下御尚未望大梁而進今此嘹唳數行又當晨風送遠一絕矣北風甚勁采薇可歌遂作江上丈人甫里先生亦無所負於考槃之士但使百世後知有某某可耳何如金正希中丞就命從容不負文章節義真偉男子也朱吉白常通信使願言及之

與陶堯生

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今日對堯生正欲道一句不得也遞歲來陵鋒蹈戈握蛇騎虎七尺之軀不必死弟之心則幾死者數矣孔北海所謂憂能傷人此子不復永年者也近喜謝却諸生去爲農民比紆千山頭雀爲復愉樂耳令弟過此竟不能好作主人惟我輩可不好作主人也

答管子敬

功名之際之不可居也非一日矣高仙芝身捍大寇旦夕受死自古聞兒情態如此不能以權掣才臣之肘肱亦能得意亂才臣之方略唐季敞政以先帝英明而踵之幸寺子牙距未得如

寺張烈耳讀大篇見解畧同

又

曹孟德壯歲雄飛功名兒子大慰平生東西門行顧復云爾何也烈士暮年自悲短景正是貪戀功名兒子岌岌且去之耳欲將婕妤人從銅雀臺上哭望西陵其意殊可憫也奸雄人出此一念故事事不肯罷手所以能殺天下尊見云何

東湯季雲

我朝大家如義仍先生當幾名家子布衣美聞如季雲當幾豈有如是人如是人子更狗苟者逸雖不宜拔此例類然季雲而外非逸兄弟固不配似所異人不在平日一腔文字數卷書本全以其骨耳遞年來見向時倔強丈夫口橫身荏不能守舊意大半跳去弟亦何敢信人抑何敢吐一氣言事今對季雲乃得作如是荅爲語二三兄弟好自把脚跟無使孔德璋柳榆我也

寄李力負

念久闊宜及寒暄然寒暄無所用及也吾儕經大變相聞問及慷慨時事然時事亦非遺民所得慷慨也弟有一語請正吾兄兄試荅之彭澤千載士索米而出尊腰而歸是翁故可人然五斗幾何粟里柴桑之間不少良田督五兒一力賃肥自耕差以飽食林下矣更有解飲親知相過從殊不廢趨藥事何以茲歌爲弟素論云爾此其身欲如男子張充所云垂竿釣瀟濯足滄州獨浪烟霞高卧風月邂逅顧長康置此家於石岩中大快耳

不知今天下同趣此等人者復得幾輩拙集未完之書先出數
首奉寄亦不必與不知已者讀也

又

今日接得道兄字真如古骨董我輩面肉不易作一處合所可
合者紙言墨語耳故交殆盡稍聞舊人同志相守喜不成寐况
道兄風義文章歲臻日上悉於躬庵舌譜柴桑真不在潯陽矣
白鹿洞是君家古蹟何日祝髮東來扁舟彭蠡共歌廬山高乎
弟將訂二三友生有結茆五老之典故與吾兄約博浪一喻誨
我良深前在白下唐宜之先生亦有此教弟極心謹其言非老
兄弟肯愛惜螻蟻餘命乃爾乎然弟憤嫉甚矣相觀此况不死
于兇亦死于恚謝翔善哭而弟不能禰衡善罵而弟不敢意者
出于哭與罵之間騷鬱甚而佯狂佯狂甚而痼疾如是之人有
生理耶道兄筆墨有靈他日幸借一挽其恩甚大莫笑初子作
謔也

荅丘益生

子敬自是真朋友人多不善之賤兄弟獨軀之此有其故嘗記
子敬與家兄對案語語不合卽竟席而罵然終其世不可得壞
朋友有枉結輒奮身持大義大聲唾不直者心懸於口胷無留
憾於物肯讀書修飾文詞以弟論子敬生平無可深議但去其
褻馬之意而可矣不必有古貌而有古心於今那可復得

又

文姬入胡李易安再嫁千載入皆恨之况弟悍氣滿膺斧鉞今
古者乎足下論大節替小亮是已使弟不能以情慄私一故知
韓吏部何以青柳州也弟之拜手足下者在是弟思我等萬里

修途行尚未半惟幸保此真心竟於白首無令婢子笑人

寄賀子翼

風波橫絕道阻且長兼葭淒淒香難卽意爾時不在南山之南
當在北山之北矣章門判手六年中悲歌痛哭何日無之熱血
一腔憂思萬斛每欲送此曾於故人而雁足不來悵望無極第
囑子翼吾愛吾廬須履幽人之貞勿爲蒼生而出也生爲百夫
雄死作壯士規抑何妨與古隱君子鴻飛天漢而乃宛轉鷲雀
間耶賤兄弟百罹楚棘脊骨尚健幸而脫樊遊澤得全其真素
心晨夕便在友於論述雖小要是不買而足方外兩遺民潦倒
無似然後世咏其風流或以爲不愧綺角諸公爾若奄逝愴
我傷神起也惡耗猶疑其夢好友難得而易失如此條慈祖化
弟等亦安能久戀南鄙洲也小集數首奉寄家兄貢牘并往程
天修昆玉今於何處佳萬公所急欲聞其消息者

寄歐無奇蕭繡虎

太祖高皇帝創業江東拮据三百年好家居一旦爲織兒撞壞
所謂織兒者崇禎以來將相大臣是也今日尚復何道王通云
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無逆矣弟等奔避鋒鏑卓伏山棲幸而
還定安集歸來先塾時稱江湖散士貴郡中如吾二三故人皆
身爲世間有心曾男子倘亦倔強猶昔乎劉孝若遂已作古聞
耗不勝慟絕觀其諫章情見乎詞龍起也及蕭爾器昆玉家音
尚疑訛論未審吉凶何等也浮梁侯盥甫敝邑曾上平吳先民
劉文伯管子敬後先雕謝痛我同盟於今崔嵬靈光獨平生亦
人伯子惟易玄近大千平叔輩數人耳朋友榮枯得喪離合所
時有老成沒落風流頓盡使我踴畏無生意當奈何家兄與蕭

他出其貢卷附往拙集先完者奉覽因風一札未悉多懷凡我舊游俱祈道及

與鄧止仲

紫芝眉宇闊復數年嘗思此人如在天際遙想賢橋梓杜門著書如是十載既知殷甲子不有晉春秋乎不示他曹可無示深情若逸者客夏數度入貴郡一寓草山寺與無生作一處宿所甚願見者吾止仲看今日人士了無可語其不可語不必在學問文章山水之間數端而外別有神明敞郡只得數人相爲袷契往往長歌常痛哭青天闊懷抱計惟社兄獨解此耳

寄何派子

憶壬午秋風一別杳夢到今中有手訊半紙未知浮沉云何客有自貴郡來者輒詢邇日動定麓聞其槃山川咫尺非必天將地幕乃心稠而面闊何以懋悠悠也十年家事友情無可說起處直當墨外摩挲得之恍然聞耳弟久爲時棄道同長往丁戊之際浪刻癡山集數百板今皆閣置不敢持出字樣墮破世間睚子他日兄見之應詫狂生膽大如斗不作鐵石漢斷頭將軍耶八九月弟擬擊棹白門爲先君暨諸叔父行了却遺文公案且欲縱遊吳越名山反憇匡廬絕頂此後錫瓢蒲笠所至皆成故舊庶不似生客耳

荅黃子師

世不知蜀忠武之木牛流馬乃得之諸葛夫人也來書驚才絕艷直是女子中李長吉獨念仁兄自負一世豪名犯此勅對正

寄徐仲光太史

海內幽人何止千數第如進賢冠中頗難得耳我公襟眼
玉嶺清霄在其足下熱騰求仙插頭卽佛此乃男兒入世出世
事世烏足以知之傅平叔僧吏部詩特致尊覽并系以惡句爲
笑兩弟於仲光面孔無素而能神傾若是湯臨川所云人生何
必深也

又

二弟捧雙卷子坐卧十餘日竊擬矜而閑妍而素是謂絢爛之
極地是謂大雅卓爾而有神行乎其間以此人與詩將向東籬
北窓之下作客亦得序乃草草應命未能署口以言聊復仰看
其高耳平叔云忠孝文章眼窩僅見如許人吾輩極推奉之政
不爲過然二弟意端實自少可苟非其心所予亦猶老社翁之
論不肯一也曲水幽層嶼高煙淡弱蘿野色尊中樹山聲月
二此際相思可有兩生未

東休上人

某不放生不戒殺不念彌陀不稽首四輩然此處自有放生戒
殺念彌陀稽首四輩在某亦有心有根器者豈真頑鈍無恥耳
爲他日阿鼻岸獄人眼見得世儒放生戒殺念彌陀稽首四輩
未有以大異于人而其中實有作姦抄道掘冢穿窬馬醫乞子
之所不爲者私竊羞惡之深不願同之且意欲棄其倉而服其
精所謂精者讀佛書參禪理是已然以爲目前遂能及此又欺
師也終賴師棒我金鏡我丈夫何懷如雪月晴空第未敢于百
尺竿頭試脚步耳紫雲甚古先大行暨里間諸賢豪皆食其靈
氣成名而去今其衲子孰爲神駿師幸持醍醐澆灌之

東卓庵

細省和尚言語着我痛處倍大世界無真正爲人朋友若和尚者乃真相知相愛也某非等無知無識自暴自棄之人只緣打算不過看那邊事大怕難怕苦時下不得瀟灑快活地位如但要我頭顱到不難一刀斷付易的是死不易的是死幾度却還生也某二十年無甚罪惡明室暗室心中口中從不肯着個欺字獨無猛力堅膽向前做件事來亦以庸人滿眼其品地識解無可規我矩我憤我悻我之處大家安於悠悠謬謬以至鬚眉如許泚然烟沙豈不悲絕和尚救得癡皮正好鏤明脊骨或不異廣頗屠兒然意且緩之終恐千尺釣竿釣不出這般浪子何如昨東二三兄弟聲聲和尚高姿俊骨如此如此非必推尊長老凡爲若輩冷敲熱罵引向裏學熏修耳此似自己挑不起反捉他人上左擔道也笑笑

又

昨歲連附二札候道人起居一付一漚一付他僧都未到耶容秋祝髮入吳盡臘乃歸初至白下往謁浪公于天界則浪公已先一日登舟滿腹悵然因去高座寺與無可相見竹窓清論頗復吐納淵微無可卽前太史桐城方密之密之心許口詠浪公而已所惜鷲峰滄虛長老已數月前示寂不及挹其風致某脚跡所至未嘗不稱吾和尚姿器于人彼雖龍象陸海然要賸破癡山雁子正復未易且南有道安西有羅什猶衡華二望各嶽一方在和尚敬其所自出以爲宗源而吾輩各擁所尊以爲雄霸於法並允不足謙謙者矣江東多異物要不必三吳土產福地精藍收拾英奇不少所謂山幽桂樹往往逢人嗣當爲公誦焉佳寄容得細讀念和尚文章日富月盛溢睹誇聞意欲從此

稍省之愛惜機神捨當大事何必以語言爲木鐸乎其數年間無他學問只是閉戶蕭居交遊屏絕相對者獨篤友傳平叔耳今歲將復往蘇爲先君了却遺文一局或有旁空便同平叔入黎川拜望芝顏也東鄉艾千子先生當代偉人其櫬飄泊白水鎮不能歸公知之乎誕老家口頌繫蕪獄舊八九月始釋出流離之况傷感行路知公所欲聞附及

荅魏宣子

不能知韻事而家有其書古來惟大禹一人聲可爲律耳嗟
不同符如其面以今議昔猶後議今周德情譏沈約南蠻之
奇不知國鬼六溜甚於之知玉黃也存而不論若何

東孔登小

知縣公浩氣橫空遺世特立辟之冬嶺孤松獨秀千尋嗟夫魯
國男子當如是矣養高兼養閑可望不可攀此非任華致青蓮
語乎弟一點靈惺幸存於百折之餘死幾度而後生生幾度而
猶莫必其死今乃得認七尺爲已有似弟苦者其誰憇中作情
嘗有屈平江上之聲然甲甲無奇能自喜終未若髯之音呶
絕倫也老社翁熟讀離騷以此伴吟可乎

與蕭明葵

孝逸極支離人也然而豪氣不除深情一往儒心依骨眼裏諸
生似未有見逾者以此差爲勝流所錄嘗聞翁兄浩魄雄襟既
已神思奔會又知于內典更有證入益增媿惶弟生平自許不
徒許其媿亦不徒媿便欲辦香皈依以開誘其不逮乃去歲僅
從驛前一拱而過憶玄德伯符相望于公路東西階之間何必
有聞也今日文章氣義當歸蘭陵舊氏然倭重茂擬而百濟重

景喬特以其才地耳兄實有以跨之那教強項陳生不北面乎
近卓庵無生最尊奉吾兄往往爲弟稱述然乃公處安類和尙
口誥亦爲聲視痲山矣菩提庵事吾黨不爲慷慨護持道路之
責將有所歸所恃諸公在彼作天大護法弟所爲憂而不手也

東一玄

兵能食人官能熏人吾黨佳士不爲所食者數輩不爲所熏者
亦數輩而已天下事非書生所知而南州則既知之一掌地不
有至尊而三公九卿版置如許呵呼甚偉擬於帝城西山南浦
間大有長安道上之意豈非古今奇觀澗裏束荆薪孤岫有明
月藉兄來日作官長必不若昨日孝廉之樂且向往年行處行
灼然可也

與傅平叔

地距咫尊體甚隙而不聞蛙尼井幽卽兩耳聾可也長卿病天
子使所忠急索書內人曰無書時爲一卷書則岱山社首事也
彼非以其書條封禪巽後學封禪其書耳平叔遂悒然不必如
長卿顧所惠汪洋之記筆才絕與曩書近亦似柳州之許京兆
蕭翰林意致枕間辦此平叔不死也安有神氣萬里爲鬼伯縛
取者乎且誦且快慰其他雜焉諸篇心鋒殊銳處處作切折勢
入庸兒喫子食不下咽矣豈知當吾世不有蔡中郎袁石公舍
近軀而遠想誰何平叔亦已眼空餘子哉逸鼓波斯之熬不盡
而藏不止日大力文止二先生不遇逸拾遺捕亡幾不黃叔度
有行無文也生平結習獨注是耳大程云讀書亦玩物喪志弟
謂不然好色人之所欲彼有其具天則誨之必與蛾眉爲仇者
予無樂乎丈夫也使今日竟捐結習置身空洞則不如巫理土

中平叔不於此時悉率新舊頒寄同方更待弟死或平叔死爲
知已不必盡知已者部暑褒矜若逸之于大力文止二先生也
乎夜郎王不知漢大于闐疎中國自雄癡山集類爾譬之楊德
祖俊人一旦斟酌于正平小兒相呼以乳髯客之悍見李公子
灰心而去材魄氣傲不可誣已平叔旣歷我以豪章逸且巫索
不願提萋斐填武庫也章門氛霧交飛增人腹悶疇爲官勒石
然者生芻之獻遲同盟舉事故緩日月知不能待也心香附
使幸諗于幽家兄久不家止并祈代爲請罪健步如初爲一告
靈室暫過山齋今日朋友聚散離合未可知久闊奈何

寄嚴子岸兄弟

吾輩相與以氣耳四海之陲可如一氏况同爲天東南人且兩
家之父先之兩家兒又絡驛相習甚面則不得見而見過畢矣
五六年戊甲動地友游廢文字廢數千里之友游文字尤廢而
弟逸更鬱噫言則酸死逸與兄與霸頗以儒俠鳴慨愾善懷不
能合時宜嗟夫有弟而兄啼未若兄亡而弟啼之痛也今爲子
雅子尾旣弱一个其何以支知賢兄弟門業素隆陰護不細當
必不如是弟不知近狀奚似豈無百世名山可以提挈而贈有
心人者乎曾緒萬斛恨各一方念無計相持告語而忽有幸焉
劍城墓師周仲芳此月爲先君完塋事即便戒旌首路望西冷
而進逸送之崖而觴之日越名士無踰嚴家兄弟能吹枯噓生
客必往爲我觀其塚宅旺氣何以隱人龍如許必有異焉是吾
子得意時也不多及不多及

寄王子一

父友盛矣突見于一之面尚有典刑也別去不敢時思耳

翁未嘗不思于皇也念此十二老成巍然於天傾地缺
易之後甚慰甚慰又聞邇來手指如瓦松古栢嶽嶽名家真能
不作近代語故是可人笥箱諸藁盡長短簡付定吾文者正自
不易目中覓解事亦不必得逸有數種書雖無奇致或可沙樂
間撥取文石恨無副草遠寄耳初意夏初可到白下既而出門
一步計須乞食竟不果行已吾集復痛加削落舊本十存其三
新增視舊而倍謹嚴峻潔頗似改觀社翁與于皇弁言就未如
就可別錄致步也羅翊宸便作揚州故鄉故人應復佳耳王先
生漫纏十萬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一笑

答無生

逸有丈夫之心而爲兒女所累雖此腔甚熱此底不欺然于世
間仁義豪杰之爲不能縱臂展脚而行一事朱家郭解亦笑人
矣頃得明彛手報差爲小慰今接台翰稍寬鄙人愛貴善提
何足爲道丈菟裘聊復作眼前湯沐耳計此時擊磬雲中然香
兩上到其間五嶽起方寸長劍倚崆峒便是山諸侯氣色安在
空門寂歷不足雄蹲貴種乎一笑

答溫伯芳

弟痛與霸猶伯芳之痛直公伯芳痛與霸而弟不痛直公乎死
者已矣骨肉良朋旣弱一个無處補來當其風雨招魂枕席涕
泣更不知至慟所從出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正謂是耳今日一
部十七史從何說起但使我二三兄弟肩脊強健與宇宙相持
此日語可故而聞他日面可故而見足矣足矣第不解便拙如
孝逸尚不能諒于十五年交情之伯芳猶爲旁口所疑惑豈人
固難知而信友固不易哉十載中無他長益可爲知己爾只是

不出門限不接賓朋異時舊游半成生客以此不免招尤惹
然迂僻冒界本不合時宜何暇爲鼠輩恤也昨爲先君文集事
祝髮入吳雖虛行未果就緒然名山精藍高僧羽侶謙弟肺肝
面目許其超乘人寰生天合在靈運前矣癡山集數百版丁戊
間度梨久以忌諱間置其中呼伯芳者不啻再於今刪煩存簡
落舊增新將與家兄遺文附見先君部尾刻成須郵去伯芳凡
案平叔移寓比鄰魯柝可以聞聲憤懣相看時復絕叫此外則
肝江徐仲光金鑿吳仲升孔登小家惟易鄭玄近或遠或遷然
志同道合跡疎心殷盡于數子矣佳寄容細細披讀燕于吟一
本去歲梓于閭門者奉覽餘種俱當續致彭躬靡稍知弟近狀
能口曲折伯芳頗晨夕乎爲叱及

寄陳皇士太僕

客臘過鳩茲畱一扎伯璣家不知此書可到潛居不也遙天泛
想徵見于夢夢亦不能得斯人面幅只在太受屋子前似徒倚
欲入其中有一士鶴筆翔立望莫可攀當是忍庵耳初擬此夏
到貴郡鏤先君遺文得追從道履於鄧尉玄墓之間并按天壽
松影之在盆盎者顧千里齋糧不能遽辦然三山能塑弟之面
平叔今來能塑弟之心無復餘蘊矣宗兄名山之羅所願任其
驅役第敝地諸先輩如帖上數公古文字特少卽有之徵索不
易又其文字或使人以不見爲恨其人更重然已爲布撤得便
續致至于章柳州天籟子小千園等集苦無貳本不敢付倘有
閒力却抄寄也孔登小秀野廬襍詩併和陶詩家惟易篋致偶
在几間數納去二兄皆林慮徐無中人吾黨之最嶽嶽者頗有
他著會須宗兄見之臨安篇松影賦二題絕佳文亦入林慮

子叔欲作一詩竟不敢非是臆薄並緣意婉此婉正未易耳文
世叔弟去歲徧覽一晤不可得或相見時爲道及三山兄并頌
語謝耦歌暨兩生詩餘各一冊奉覽恐前段有浮沉故也

答彭躬庵

十日會城二十日南都二十日吳門五十日舟中遣去邇來其
故可思也白下金閨兩地坊賈絕不理古文事亦其時爲之偶
于姑蘇遇錢牧齋宗伯以此就商始作一書送去虞山毛子晉
宅似須弟備資而往約今夏再東然則弟窘矣牧老向弟處問
躬庵來否彼中意思舊人出處自明弟雖忙遽少所接洽而
大槩知之陳芝臺太史之子皇士方將網羅禎啓以來台山古
文詩歌勒爲成書資出已儲而工募好手晉江黃俞邵寓白下
少年有志亦如皇士所爲弟欲請二三知己文字爲之遊上物
正以是白下晤方密之丁齒生唐宜之先生與楚黃杜于皇宜
之靈光獨擅枯臞如僧不媿名下于皇識解老成風神不俗真
我輩上人密之披緇高座議論爽越尚似其當年齒生肝膽矧
映體內無凡又林茂之僑彼八十禿翁作健步走手指更自撫
媚不謂之瑞物不可矣他聞見難以盡述或非所宜言去歲海
濤異常龍宮中馬隱隱時鳴此往正自裸徑火坑還憂爛額焦
頭耳弟五六月定來下不知先此能得道兄握手不也孟侯送
遊道山不勝愴然弟與平叔爲戎貽詩序跋麇和成小冊子平
叔題其上曰韓詩以一字尊韓而韓存矣燕了吟刻於吳門者
並連珠惡句奉覽平叔癸秋詞尚未完便當續致臨墨不盡